

寻梦 愿把他乡作故乡

证券时报记者 陈英 陈春雨

第一次见到沉雪(网名),是在他自家的建筑工地上。炎炎烈日下,沉雪戴着一顶草帽,正站在拖拉机上的一堆红砖上,汗流浃背地和工人一起卸货。

这种状态,既不像20年前在部队当兵的他,也不像在天津或南宁做公务员的他,反而更接近18岁以前,在湖南乡间帮助父母干农活的他。在城市打拼多年后,沉雪越来越向往“采菊东篱下,悠然见南山”的乡村田园生活,物质不用太丰富,维持一般水准就行,但精神一定要富足,内心的宁静和放松是他所追求的。

寻觅乡间居住地 愿把他乡作故乡

哪里去实现这样的梦想呢?老家是回不去了,当将户口迁入城市的那一刻,他就失去了土地,以及在这片土地上修建房屋的权利。后来父母双双仙游,回乡办理后事,农村红白喜事,请客收礼大摆酒席的习俗让他颇为不惯,办完后事离乡,一晃就是10余年。少小离家,如今双鬓微白,还有两年,沉雪就要退休了,那时候,女儿18岁独立成人,高中毕业考入大学,自己的养育责任基本完成,妻子和他一样,想找个世外桃源安度晚年。这些年,沉雪回归乡村田园生活的梦想越来越强烈,他开始在网上、电视里、杂志上关注方面的信息,加QQ群,进论坛参与讨论。他告诉记者,像他这样“漂在城市揣乡村梦”的人很多,被归纳为“乡村生活爱好者”。沉雪甚至利用旅游的机会去浙江、云南、贵州等地方寻找梦中的故乡:舒适的气候、便利的交通、风景宜人的自然环境,以及和谐的民风。他需要有人能够帮助他实现梦想。

现在的中国农村仍是相对封闭的状态,没有熟悉的人带领,很难融入乡村的生活,现实一点说,是宅基地的指标。由于缺乏工作机会,年轻人都往外地跑,农村对他们没有吸引力,自己的土地,甚至宅基地就那么荒废着,家里的旧房子只是用来堆放杂物。但现有政策下,又不允许城市居民在农村建房,限制了像我这样的人回归。”沉雪向记者感叹,曾经找到比较合意的农村,可是他融不进去,这让他很沮丧。

后来,沉雪找到了崔的,也就是仙湖山庄的庄主。熟悉沉雪的网友们都知道他有这么一个梦想,在一个乡村生活爱好者者的QQ群上,一个网友对他说:“你不是想回乡村生活吗?四川有这样一个地方,只要你愿意出钱,就能盖一栋属于你的新房子。”这个信息让沉雪看到了梦想的希望。很快,沉雪找到了仙湖山庄的QQ群,继而又在网络社区里找到了崔的辞职回乡打造仙湖山庄的讨论帖。看了两天的帖子,沉雪欣喜若狂,迫不及待地与发帖人——仙湖山庄的庄主崔的通了话。数次沟通后,沉雪隐约感到四川南充的这个小乡村可能就是他期盼已久的故乡”。

3月27日,沉雪风尘仆仆来到同德乡,见到了庄主,安顿好住处,急切地在山庄里,以及周边乡村里来回转悠。两天后,沉雪向单位请了一年内所有的假期,留下来,雇了工程队,开始亲力亲为地建房子。见到山庄第一刻,我很平静,没有惊喜,更没有眼前一亮的惊艳。我觉得这个山庄很普通,四川的乡村大多就是这个样子。”沉雪说。在网络论坛里,几张小洋房以及绿油油的花园菜地图片,让网友们惊叹梦中的世外桃源,实际上,这个山庄还在草创阶段,园林、草坪、小岛等等在两三年之后才能有明显改观。但这一切丝毫没有影响沉雪对这个山庄的喜爱,原计划一个月的考察浓缩成两天就做出了定居的决定:这里气候温暖,四季分明,风景优美,附近没有大型工厂,空气新鲜,环境不受任何污染。这个村地处三市交界之处,交通便利,开车可直达家门。不仅如此,山庄里水电煤气网络一应俱全,步行15分钟可以抵达临近的小镇,日常用品都可以买到,甚至网上购物也可以送货到小镇上。关键是这里的村民淳朴热情,晚饭后在乡间小路上散步,乡亲们总会跟沉雪问候招呼,好像多年的朋友。

与农民合资建房 50年产权养老

沉雪修建的是一座两层高的小别墅,其模式是与农民合资建房,农民申请宅基地指标,他出30万元资金,其中付给农民5万元租金,享有房屋50年使用权。

权,其余用来盖房子。使用满期后,房屋和土地都归农民所有。因为前段时间一直下雨,工程进展缓慢,目前房屋第一层主体就要完工。现在沉雪最担心的就是持续地下雨,这样工程就会停工,无法在有限的休假日内完成计划中的进度。

50年的时间足以让我安度晚年,至于下一代,谁知道他们的计划呢?”沉雪说。沉雪规划着自己未来的乡村生活:一年后,房子建好,装修完毕,先交由庄主代为打理。两年后,女儿读大学,他和妻子退休,从天津移居到这个山庄。房前屋后种上花草树木,开垦一小块菜圃,吃自家种的蔬菜,买农民养的鸡鸭鹅鱼。每天呼吸着新鲜的空气,吃着自己种植的绿色食品,闲来看看书,散散步。女儿放假的时候,就接到这里居住,一家人其乐融融,不用担心被城市各类噪音烦扰。

听上去很美,有没有想过实际问题,比如医疗健康?农村的医疗设施、技术肯定不如城市,而你们也逐渐衰老,不担心这里的医疗跟不上吗?”记者问。沉雪“呵呵”地笑起来,在他看来,这里吃得干净、呼吸得干净、听得“干净”,生活方

式也健康,比城市患病几率小很多。相反,现在城市里,中老年人中各种高血压、低血糖、风湿等疾病,在这里调理一段时间可能都会好很多。前两天,我和村民们去山上采枇杷,沿路的桑葚摘下直接放在嘴里,清香甘甜,不用担心防腐剂,更不用担心掺假有毒。这里,身心都是健康的。何况,我们夫妻二人都有医保,我相信,不出10年,异地医保的问题就会解决。我有什么好担心的呢?”

自己的“乡村田园梦”实现了,沉雪希望通过自己的实际行动帮助崔的实现他的“山庄梦”,同时也能够帮助更多的人找到自己的“乡村梦”。我佩服庄主的实干精神,追逐梦想的勇气,但是一个人力量太过于单薄。我也不知道能做些什么,希望我作为一个范例,带动更多的人看到这里的美好生活,到仙湖山庄来建房。”沉雪说,我不会鼓动亲戚朋友来建房,但在房屋修建后,会请他们来家做客,看到我的生活方式,相信他们也会心动。”来仙湖山庄之前,沉雪没有见过崔的,只是在网络上有过交流。将自己的退休计划交到一个陌生人手里,沉雪表示:“我很放心。”

1. 山庄里的旧房子残旧破败,大多有几十年的历史。

2. 正在修建的别墅,主人预计投入100万。

3. 新旧民居一对比,年轻人都向往着盖新房。

4. 沉雪亲力亲为打造梦想中的新居。

5. 无人的时候,厨师悠闲地研究菜谱。

6. 对未来充满希望的89岁陈老太。

7. 坡太陡,沉雪在后面帮工人加了一把力,他只想加快速度盖房子。

1
2
3

4
5
6
7



那些生活在仙湖山庄的居民们

证券时报记者 陈英 陈春雨

仙湖山庄面积不大,连初具规模的园林在内还不到400亩,山庄里约有20多户人家,大多姓崔,早些年,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,只留下10来位老人留守。对于庄主崔的修建山庄、大兴土木的做法,支持者有之、观望者有之、质疑者有之,他们的看法不一,但唯一确定的是,这个小小的村庄,由于一个人的梦想,已经不再是原来模样。

崔华清: 20年没种过庄稼

崔华清是仙湖山庄目前唯一一个餐厅的厨师,准确来说,有客人时是厨师,没有客人时是采购员、饲养员、清洁员、道路维修员……庄主总是大声宣布:“这就是我未来的副庄主。”

尽管“副庄主”的位置还没谱,但崔华清是目前山庄工资最高的员工,在仅有的3个固定员工中,他每月的工资是2500元。我要是出去打工,至少挣这个数。”他伸出4个手指头说。崔华清祖上三代都是厨师,他也做得一手好菜。原来在九寨沟一家餐厅工作,后来回到镇上开麻将馆,有个21岁的女儿和12岁的儿子:女儿在广州工作,曾经在一个家私店里打工,后来开店做老板,每年给家里寄的钱让乡亲们羡慕;儿子还在读书,负担不大。镇上麻将馆的生意依然在做,主要是老婆管,崔华清每天下班后,骑着摩托车,花几分钟回到镇上的家。

我在镇上有好几处房子。”崔华清说,自打结婚后,除了头一年是在家务农,之后一直在村外求生存,分的几亩田地一荒就是20多年。当初庄主要租地建山庄,他头一个站出来赞成。九寨沟是旅游胜地,当地农民因为游客而变得富裕,即使不能复制九寨沟的成功,让荒芜多年的田地找到新归宿,又何尝不可?如果山庄未来发展,我们的

日子就好过了。”

老夫妻: 从越南空运红木家具

这是村里除庄主自己的洋房外第二栋欧式洋房,修在2011年,两层小楼约340平方米,前院有亭,后院有池,屋内的红木家具是从越南空运来的,楼上大露台,抬头就可以与天上明月对望,门口就能停车,院墙四周种了玫瑰、蔷薇,春天一到繁花似锦,但平时只有老两口住在这里。

男主人是退休教师,虽然每月退休金有3000元,但他的积蓄还不足以支撑建房的开销,老人膝下有4个子女,别墅连带家私,总价80多万元,其中装修就花了50万,全是大女儿出资赞助的。平时有游客愿意在山庄内住宿,庄主就把人领到他家来,100元每天,全包也在300元左右。

老人家看着山庄初具规模很是欣慰,他说,庄主当年回乡提出规划的时候,引起了不小的震动,大多数村民是支持的,但是反对声也有,矛盾冲突最厉害时当地派出所都出动了,但是最后都和平接受。他从头到尾都是支持的,认为这个设想很先进,这个年轻人有干劲。

事实上,山庄这两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,大家的生活的确便利了很多。景色美了,交通便利了,庄主自己出钱铺了一条石子路,从村口一直延伸到每家每户门前,生活居住条件提高不少。老人家站在自己的前院里,指着对面的空地告诉记者,那就是他的老房子,残破破旧,光线也不好。以前假日,儿子女儿带着孙辈们要回来的时候,他就特别着急,房间住不下不说,车子只能到村口的水泥路上,人就得下车沿着泥巴小路摸到家,遇到下雨天,城里呆惯的孙子们压根不知道怎么下脚。以前有亲戚要来,他都是推却的,不是不欢迎,实在是条件不允许。

许。现在,老人指完楼下,指楼上:“这里可以聚餐,这里可以聊天,这间可以睡几个人,那间也可以睡几个。谁要来,我都是热烈欢迎的,车就停在我家的院子里,很方便。”

89岁的陈老太: 等着儿子回来盖新屋

天晴的一天,穿着80年代时兴的白衬衫,陈老太拿着锄头在山庄的玫瑰园里除草,问她家在哪里,陈老太转身指指不远处的老房子。陈老太的房子残旧不堪,问她是什么时候盖的,陈老太眯着眼睛想半天:“记不得了,好像那个时候是大跃进。”

阿婆,你也姓崔吗?”阿婆不姓崔,姓陈,当年隔壁村里嫁过来的,一呆就是大半个世纪,家里的老汉90岁,身体不好,常年躺在屋里的床上,偶尔出来走动。家里5个儿子都出外打工,在外面结婚生子,过年的时候才带孙辈回来聚聚。平时老两口相伴过日子,地里的活也做不动了,荒废了很多年。山庄租地后,陈老太倒松了一口气,拿着租地的几万元心里有了着落。现在,山庄有啥轻松点的体力活,陈老太很是乐意干,“一天40元工钱,赚点钱还可以活动下筋骨。”

阿婆,你家盖新房子吗?”听到这个问题,陈老太满是皱纹的脸上露出幸福的笑容:“要盖,要盖,4个儿子要回来盖,也盖那样的小洋房,一家盖一栋,下半年或者过了年就辞职回来盖房子。”陈老太的儿子有几个在广东工厂里打工,赚的是辛苦钱。前两年,让回家盖房子,都说钱不多,缓缓再看。这两年,看着家乡变化了,兄弟几个合计着把积蓄都拿出来,辞职回家盖新房,盖完后,还是到城里找工作。现在回来没活干,年轻人待不住,再过几年,山庄发展了,也许他们会回来就不离开了。”陈老太对未来的生